

没有你的世界，太寂寞了

我突然愣住了，青梅酸涩的果肉哽在喉咙里，沉重而尖锐。

而庭院里，行林正在逗引着小柿子随他跑，我突然想起，攻占枰城之后，小柿子一直养在何素龙身边，夏挽并不干涉，可是这次，夏挽不顾舟车劳顿，一定要带它回来……

就像是，他知道何素龙会造反一样。

又春瞧我一直愣神，便道：「公主是不是不舒服？要不我们先回去？」

她站起来，到院子里呼喊：「行林？行林？你跑哪里去了？」

我愣了很久，她的声音渐稀，我才浑浑噩噩的起身，准备同她一起去找，可是推开门，我一眼便看见了行林躲在一棵树边，瑟瑟发抖的样子，而他对面，站着长身玉立的夏挽。

夏挽朝他伸出了手……

「行林！」

我自己都不知道，我的叫声居然是那样凄厉，我跑过去，一把把行林挡在身后。

一时之间，所有人都愣了。

我和夏挽对视着，我的眼神一定太过恐惧，以至于他从惊讶，变成了悲凉。

小柿子从夏挽身后跳出来，亲昵的拱着我，夏挽绕过我，轻轻把行林头上的草籽拿下来，然后半蹲下来对他说：「不用怕，什么时候想同小鹿玩了，就进宫来。」

「是。」

行林挣开我，过去躲在又春的后面，怯怯的点头。

他们离开了。

夏挽静静和我对视着，他今日穿了件颜色清浅的长衫，越发如玉一样洁净清润，他先垂下眼睛，再抬起来，又是那样温柔：「今日身子怎么样？还会吐吗？我差人给你送来的蜜饯……」

「何素龙是怎么回事？」

我打断了他。

「什么怎么回事？」他笑着问我：「前几日军情汇报你听到了，他造反，结果死于天火。」

「我要听实话，夏挽，他不是一个蠢货，他知道我快要死了，他没有造反的理由。」

我指着庙宇，那里有未完成的神像。

「在你母亲面前，你告诉我，是不是你？」

在逐渐暗下来的天色下，他凝视着我，目光竟有些许冰冷，小柿子似乎察觉到了什么，怯怯的用头拱他的手，他低头深吸了口气，转身背对着我：「夜风起了，我们回去吧。」

我一把拉住他，道：「夏挽，是不是你？」

风吹过叶子，沙沙的响了起来，他将我的手慢慢拿下来，然后回头，朝我笑了。

那个笑容，美到妖异。

「在我母亲面前又能怎么样呢？你觉得我在乎吗？还是你以为，时至今日，她还能庇护你？」

他看着我，冰冷的笑着：「别傻了，羲河，如今爱你在乎你保护你的人只有一个，那就是我。」

「你在说什么，我不想听这些——」

「何家人早就死了个干净，可何家军还在，我告诉他，如果他不肯造反，我就会让何家军所有人，死无葬身之地。」

圆月初升，初春的夜风带来花朵的气息，面前的少年，笑的那么温柔，温柔的让人毛骨悚然。

「何素龙该死。」我几乎语无伦次：「但不该是这样死法，他这十一年，用命来效忠你……他，他们，对你的感情是真的，你感觉不到吗？」

「我知道啊，但我不在乎。」他微笑着说：「他伤了你，就该做好下地狱的准备，让他以一个反贼的名义死在火海之中，已经是我心慈手软，我本来的想，让他看着何家军在他面前一个一个被凌虐至死……」

我几乎站不稳，脑海中贺兰和何素龙的绝望的面孔交替出现「他不是南胥人」「……我竟将一个怪物扶上天下之主的位置。」我听见巨大的嗡鸣，一直努力去忽略的真相，以近乎狰狞的方式，出现在眼前。

他是一个没有感情的……

「怪物。」

夏挽刚伸手要扶我，闻言，手停在半空中。

我喃喃道：「乱伦背德，欺师灭祖，罔顾人命……你怎么可以是这样一个怪物……」

一个没有感情的帝王，怎么去庇护百姓，怎么去开创盛世？我该怎么办？

「我是个怪物，可是为了你高兴，我已经用尽全力了。」

他慢慢收回手，眼中最后一丝光芒也熄灭了：「可是你看，你永远都是这样，伦理比我重要，天下比我重要，最可笑的，连宸冬的孩子都能让你对我立刻冷眼相对，羲河，无论我怎么做，我对你来说都是随时准备抛弃的秽物，对吗？」

我什么都不想说了，绕开他，准备离开，可是却被他死死的抓住了手臂。

「你去哪？」他声音很平静。

那种熟悉的暴虐，如同飓风一样席卷了我的身体，北乾皇宫里那个恶毒疯子又重新回来了。我抬起头看着他：「去个没人的地方等死，怎么？皇上不允许吗？」

他拉着我，没有说话。

「哦是啊，普天之下莫非王土，没您的允许我哪里都去不了，但还好，我要死了，死了，就再也不用看到你了。」

而他始终保持着拉着我的姿势，眼中泛起一点泪光，若是之前我会心痛，可现在急火攻心，我满脑子都是寻找最伤人的话来分反击。

他终于开口了，却问了一个奇怪的问题：「羲河，你通医理，你有多久没为自己把脉了？」

「这是什么意思？」

他微微一笑，道：「我的意思是，月份足了，胎像稳固，你大概也能摸得出来了。」

人太过震惊，是说不出话的，我几次张合嘴唇，都无法发出声音，只能颤抖的去摸自己的脉，因为太过慌乱，什么都摸不到。

夏挽一把抱住我，亲昵的在我耳边说：「你想离开我，可是我们的孩子就要降生了，你要去哪？你能去哪？」

「这不可能，我中了毒，我是要死的……」

「别傻了，枵城破城之日，你为了去找他大量失血，又经历了……」他讥讽的一笑，像是在斟酌用词：「死别之痛，随后你昏睡了三天，脉象凶险到了几乎没有，可是后来，你开始好转，再后来，你醒了过来，像个奇迹。」

「你为什么不告诉我？」我呆呆的说。

他噗嗤一声笑了，声音轻柔：「我告诉你了，你会同我过冠春吗？会承受乱伦背德的骂名吗？会怀我的孩子吗？」

乱伦背德这四个字让我心头巨震，我猛地的挣扎起来：「你骗人，我根本就不能有孕，我，我连月事都断了。」

「对啊，你的身体不易有孕，所以才要每一天一碗保胎药养着。」他近乎残忍的笑着，说：「你真的很乖，我看你喝药的时候就忍不住想，如果你知道这药是为了我们的孩子喝的，还会不会这么乖。」

我的手不受控制的颤抖，我摸向我的腹部，什么都感觉不到。

他一把抓住我，向不远处的内殿走去，有宫人向他行礼，他厉声道：「滚！」

他把我拽到神像前，昏暗的灯光下，知秋面容的神像，悲悯的看着我。

「我想把一切都处理好了，再告诉你，我希望你同我一样，因为这个孩子的到来觉得欣喜，现在看来，是永远都不会有那一天了，对吧？」他依然在笑，可是眼泪一点一滴的落在我们交握的手上。

「你放开我！」我一直在挣扎。

「那么谁都不必伪装下去了，在我母亲面前，我告诉你，我就是这样的怪物，我也绝对不会放开你，承受乱伦背德的骂名，同这样的怪物永生永世在一起，就是你的命！」

「不是！我没有！」

我们那天吵了多久，我已经记不清了，总之都失去理智的，拼了命的说伤害对方的话，我只记得最后我咬在他虎口上，鲜血直流，而他始终没有松手。直到两个人都已经精疲力竭，他才站起来，把我抱回他的寝宫。

大部分宫室都是按照长明宫的模样复原，只有他的寝殿是全新的，是一种极为罕见的玉石砌成的白色，金色的鸂鶒纹饰栩栩如生。

明日，就是登基的大典了，国号为【夏】，几个时辰之前，这是我最期待的日子。

我曾觉得，亲眼看到他成为真正的天下之主，便死而无憾。可是现在，我不知道我还能期待什么，我也不知道，我还能相信些什么。

夏挽把我放在了软榻上，旁边的宫人，呈上了一碗汤，那是我熟悉的、浓郁而苦涩的味道。

他舀了一勺，吹凉了，喂到我唇边。

我便张口喝了下去。

抗拒有什么用呢，他有一万种方法让我喝下去，他是天下的主人，就意味着，他也是我的主人。

喝完了药，他又喂给我一勺桂花糖，这糖很甜，借着这点甜味，我终于从那种狂躁的情绪中，平复了下来。

我们都没有再说话，许久，他终于开口道：「如果我道歉的话，你会原谅我吗？」

柔和的灯光下，他仍是那样美，我竟想起在北乾花园中我们的重逢，那时候，我还不知道他是夏挽，只被那样的美貌所震慑。当时我说，长成这个模样，不是佛陀，就是妖孽。

一语成讖。

我摇摇头，道：「你是修佛之人，自然知道修行的时候必会遇到魔障，若未渡过去，当然要怪自己道心不坚，哪有怪心魔太过惑人的道理？」

所谓魔障，贪者见财，淫者见色，那我呢？我便是见他。

我一生颠沛流离，常在险境，所以要克制，哪怕多看一眼喜欢的东西，都是罪过，而我又渴望温暖、安定、和爱，而他恰好

就带着这些出现在我面前，还锦上添花的，带给我复国的希望。

所以，我明知会万劫不复，还是一次一次的放纵自己接近他，后来顺从心魔，拥抱他的时候，只有我自己知道，我一边厌恶自己，一边觉得快乐。

堕落的快乐。

如果我当日没有放纵自己走到最后一步，我可以在建国之后退回姑姑的位置，那么他就能以南胥后裔的名义建国，是我，我背叛了亲族、背叛了伦理，我甚至背叛了爱，拥抱他不是因为我爱他，而是因为我渴望他的爱。

「我们走到今天，都要怪我，我可以对你不假辞色，可是我一次一次的放纵自己，你有什么错呢？你什么错都没有。」我喃喃道。

他轻声道：「不会你怎么做，都会是我的，以色诱之，以国诱之，以命诱之，你拒绝我一次，还会有一千次，我不会给你逃走的机会。」

我凝视着他，半晌，才道：「夏挽，凭你的聪慧美貌，要什么样的女子都会有的……」

「可我只要你。」

我别开脸，道：「我不想说话了。」

「好，你听我说最后一句。」

他深深吸了口气，然后说：「羲河，你同我在一起，会永远遭受着乱伦背德的骂名，而且我是个自私冷酷的怪物，除了你，我什么都不在乎，我小心翼翼的隐藏，殚精竭虑的扮演着你会喜欢的样子，可是对不起，还是吓到了你……」

他的声音带了些许哽咽，却仍努力微笑着：「我真的很想让你喜欢我，可是我好像永远都做不到了，可是，可是我也有好的地方，你说过喜欢我的脸，我还算聪明，你想要的我都会为你做到，只要我活着，不会让人伤害你一点，所以羲河，不要离开我，好不好？」

他的眼睛那样亮，却也那么绝望，就像是个穷途末路的小动物，用尽自己所有，去乞求猎手。

我闭上眼睛，不再去看他，道：「我累了，明天再说。」

「好，你睡。」

他拿出一个盒子，大概是手在颤，一直发出金属碰撞的声音。

「明天，明天就是登基大典，羲河带着这个同我一道登基，好吗？」

那是一顶凤冠。

「然后，我保证什么都忘记，羲河喜欢别人也可以，把我当成别人也可以，我们就好好地在一起，好不好？」

那天，我们仍睡在一起，宫中设有水推的风扇，氤氲的水汽和着花香被风送进来，原本是不热的，可是我却出了一身的汗，

半梦半醒之间，他问我：「热吗？」我含糊的点点头，他便支起身为我扇风，我才又慢慢地睡熟。

登基大典需晨起祭神，夏挽天不亮便离开了，等我醒来的时候，床边只有两个宫女，一个捧着皇后的吉服，一个捧着那顶凤冠。

夏挽一向仔细，凤冠大概是早就备下了，其精美奢华，是我平生所未见。

我看了许久，然后慢慢地将那个盒子合上。

「那件茶白色的衣服拿过来。」

「可是夫人……娘娘，今天大喜，穿这样素淡……」

「给我。」

沐浴过后，前面已经隐隐的传来了热闹喧嚣之声，我安静的坐在镜前，梳理着长发，没了脂粉，真的老了，眼角眉梢已经有了细纹，可又比起当年在北乾浓妆华服，又透着一种素净和新鲜，大概人的生命也像是蝉，衰老的同时，也褪去一层外壳，变成新的自己。

这时候，屋外传来喧嚣声，秦柳元穿着礼服，满头大汗的跪到门口，见了我便道：「娘娘，您怎么还在这里！这，这登基大典马上就要开始了。」

「我今日身体不适，便不去了。」

「这怎么能行呢？」他抖着八字眉，越发的语无伦次：「陛下说了，他要同您一同登基，否则，否则他就不去。」

「什么？」

我几乎立即就往外走，却在最后一刻，停住了。

我在门口站了一会，又转身回去坐到了镜子前，道：「他的天下，他都当儿戏，我们操心什么呢？」

秦柳元急得顾不上僭越了，膝行道我身前，道：「娘娘，羲河，您不要糊涂，你这一辈子，我们南胥人这一辈子，不就是等着今天吗？一个海晏河清的盛世马上就要开始了，我们不能功亏一篑。」

「你错了。」我说：「我今日去了，才是悲剧的开始。」

秦柳元急道：「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，羲河，你哥哥这一生最遗憾的事情是就是力不从心，他想治理好国家，他想挽救颓势，可是他做不到，现在神明降世，重建南胥，纵然，纵然不是以山河太子的名义又如何呢？你忍心让你哥哥，让我们的祖先含恨吗？」

我叹了口气，道：「堂兄，我同他的关系，你不是不清楚……」

「那又如何呢！他是神明啊，神明自然需要祭品！」他猛然停住，道：「我急糊涂了，我，我不是说你是祭品。」

我只觉得荒唐，闭了闭眼睛，道：「堂兄，你回去吧，我要用膳了。」

「羲河，你究竟在任性些什么！触怒神明是会遭天谴的。」

我想说这世间哪有鬼神，却又想到，如他一般元初教的信徒，早已与常人不同，便又懒得说了。

宫女上了餐食，我尽管有些反胃，还是吃了起来，秦柳元还不走，依旧跪在地上哀切的看着我。

「堂兄，你要说神明，我给你讲个天狗降世的故事吧。当日天狗坠入渔村，要活人献祭，村里为保太平，每月便选出一人献祭，从此村里风调雨顺，天狗也被尊为瑞兽，可是后来，他的胃口越来越大，从一个，变成两个、三个……村人惶恐，便有人逃了，天狗将逃走的人吃了，随后扭身将整个村子的人都吃了，吃饱了，便去了下个村子，你说，这是谁错了？」

他犹豫了一下，回答：「……是村人供奉不勤？」

我端详着筷子上的肉，摇摇头，道：「是村人从一开始，就不应该将一村人的生死，交到一个怪物手里。」

秦柳元终于离开了，我吃完了，便去了落叶寺，那是我为知秋和南胥先祖所建造的寺庙。

那里偏僻，前面再大的热闹，也安静的只能听见春日鸟鸣，阳光下，浮尘飞舞，工匠们在有条不紊的添砖加瓦。我看了一会，突然很想要放风筝。

那是个大燕子风筝，拖着长长的尾巴，很神气，可是我不想剧烈的奔跑，于是无论如何，都飞不起来。

正在沮丧的时候，一只手接过我手中的风筝。

是夏挽。他也穿了件素白的长衣，对我笑笑，清朗温柔。。

他跑动起来，衣袂飘飘，风筝很快高高的飞在空中，我心满意的微笑起来。

风筝被系在旁边，我们坐在草坪上，宫人放了案板，他挽起衣袖，为我泡茶。

「登基大典应该快开始了。」我说。

「嗯，你不去，我便不去。」

我凝视着他，想呵斥，却最终没有说出口。

我喝了口茶，道：「其实我一直在犹豫，我想当做什么事情都没发生过就好了，你缺乏仁君的品性，可是我会在你身边管束你，又有什么关系呢？至于伦理，你如今是天下之主，谁又敢闲言碎语些什么？」

他为我倒了一杯茶，轻声说：「但是？」

「但是我做不到，其实我一直害怕你，我自己都不知道为什么。直到昨天，我开始明白，是因为只要在你身边，我永远身不由己，我要嫁给谁，呆在哪，过什么样的生活，都在你的掌

控之中。」我抚着腹部，苦笑了一下：「我连要不要孩子，都要你来替我决定。」

他开始急切：「不是这样的，除此之外，我什么都听你的。」

「除此之外……也就是只要我乖，你就对我百依百顺，就像宠物之于主人，对吗？」

夏挽怔住了，慢慢摇头：「不是的……」

「今日你爱我，便听我的话，如果哪天你厌弃了我，我该怎么办呢？这天下又该怎么办呢？你今日可以拿它与我置气，明日厌倦了我，拿它做玩物取乐，我又能怎么办呢？除了你所谓的爱，我一无所有。」

「不会的，你比我的性命还要重要，你知道的……」

「是吗？」我挑起眉，笑道：「那我要把这孩子打了，然后另择夫婿，可以吗？」

一是静默，过了很久，他才轻声说：「不行。」

我们一同望着那飘摇的风筝，都没在说话。

「但是我不会打的。」我慢慢地开口道：「你真是多虑了，哪怕是搭上乱伦背德罪名，哪怕万劫不复搭上我的命，我也要这个孩子，因为他是我与我所爱之人，第一个孩子。」

他手一颤，杯子坠落到了地上。

「昨日吵架，我们都晕了头，你说错的，我也没来得及纠正你。」我笑了一下：「当日我为了划破手臂，是为了去找你，傻不傻？」

他猛然看向我：「可是你醒了之后……」

「我不想承认我喜欢过他，因为那是对你，对南胥的背叛，可是事实上就是。」我叹了口气：「他是我这辈子，第一个爱上的人，结果如此惨烈，在北乾的十一年，我拼了命的报复他，折磨他，到最后已经分不清是爱，还是恨。」

这是我第一次袒露自己，却没有想象中的那么难堪。

「后来，我觉得自己已经没有了爱人的能力了，更何况是你，同你成婚，是审时度势，同你过冠春，是想要放纵，真正我觉察出爱你，是那时候在枏城，我觉得我要死了，最想做的事情，是为你备下四时的衣裳，我希望你记得我，像一个丈夫，记得他的妻子。」

夏挽猛然的抱住我，他的身体在颤抖。

我抚摸着他的头，轻声道：「但你要原谅我，我不能过俯仰由人的生活，永远不能。」

今日去了登基大典，就再无退路，没人会支持一个乱伦背德的皇后，可若我一日还是羲河公主，便一定有南胥旧臣，和北乾旧部愿意向我投诚，我可以培植自己的势力，此后即便有一日他有残虐之举，臣民百姓，也不至引颈就戮。

原谅我，夏挽，我相信你是全心全意的爱我。

但我不能爱任何人，超过众生。

因为我是南胥公主羲河。

这个身份是我的枷锁和牢笼，也是我活到今天，唯一的依仗。

那天的最后，我们终于没有再争吵，而是携手回了寝宫。

夏挽帮我擦干净头发上的水，滴了花露，为我束发，镜中他的面容安宁而温柔，没有一点戾气，和往常一样，却又不一样。

他轻声对我说：「其实我一点都不喜欢长明宫。」

我怔了一下。

「记忆里，它就像一个永远灰暗的屋子，宫人们欺负我，母亲不是冷淡，便是歇斯底里，父亲则永远把我当成个神憎鬼厌的恶物，但是我在寺庙那些年，还是很怀念它，因为羲河会来找我，把光也带进来。」

我叹了口气，对他笑了一下。

「后来，我把她弄丢了，再后来，重逢的时候，我们都面目全非，我发过誓，要把这世间亏欠她的，全部还给她。可是怎么办，我竟也变成了逼迫她的命运之一。」他把一支钗，缓缓插入我发间，对着镜子里的我道：「羲河，对不起。」

我心中一酸，摇摇头。

「我该去登基大典了。」他说。

「好，我等你回来用晚膳。」

我起身为他整理衣袍，他没有回答，只是轻轻摸了摸我的头，

我看着他离开，走到门口，他突然站住了，回头看着我，随后，那扇门缓缓合拢了。

那天晚上，我像所有妻子一样，准备了饭菜等他，可是月到中天，他再也没有回来。

那一天，是个万里挑一的吉日。

群臣皆至，四牲俱全，天地鬼神已经拜过，可是一统天下的君主，却迟迟未出现。

眼看就要日头偏西，他才走出来，未着龙袍，也未带冠冕，只有穿了一件轻薄的白衣，风吹起他的衣角，如同九天之上的神明。

所有人都跪了下来，宫人呈上了酒杯。

「诸君追随于本座，征伐伪朝，共历生死，今日我等统摄南北，问鼎中原，此酒不敬天地，唯敬诸君，遭逆虏摧残十一载，不堕旧志，不灭血气，才终有重铸家园之期。」

「臣等谢天尊！」

此举不合礼制，可是无人反对，所有人都在为他的王叩首，他仰头喝了第一杯酒，随后，又倒了第二杯。

「当日敌虏入侵，数十万人罹难于战乱，北侵十年，饥馑所夭，以万万计，此第二杯酒，祭我等兄弟姊妹，父母妻儿。他们奔亡流散，却未见太平。」

他眼中含泪，仰头喝下了第二杯酒，而堂下的群臣早已涕泪交横，零星的声音响起：「天降神尊！以济苍生！」而后声浪越来越大，已如洪钟。

北侵十一载岁月，太苦了，他们当然会怀疑，所谓盛世，所谓和平，是不是只是华胥一梦，眼前的苦难才是真相，妻儿离散，父母的骨骸无人收拾，就连自己，也是天生命贱、任人凌辱的「南奴」。可是这时候，夏挽出现了，告诉他们，上天站在你们这一边，你们所希冀的盛世，就在不远的地方。

他们不是愚蠢，只是他们已经毫无办法，他们只能相信，相信他说的都是对的，相信他是上天所派来的神明，相信他是拯救他们的神。

「第三杯酒，敬我等后人，他们将生于盛世，长于太平，白首不知饥馑，以慰我忠臣烈士之魂。」

「天降神尊，以济苍生。」

震耳欲聋的呼喊中，他饮尽了最后一杯酒。然后对众人展露了一个笑容，道：「苍生劫数已满，本座拜别红尘，恭迎人间帝王。」

一阵白雾，在众人情绪激动的时候，已经悄无声息的弥漫，直到将他与龙椅笼罩，一只巨大的鸟儿从白雾中振翅而飞，羽翼光华流转，绕梁三周而去，待众人回过神来，龙椅前空无一人。

群臣目瞪口呆，秦柳元最先扑通一声跪在了地上，道：「天尊这是……重回天庭！」

所有人惊于这样史书上才会有的神迹，都跪在地上，涕泪交横的叩首。

这一切都是别人讲给我听的。

他用格鲁术，将众人面前将自己变成了真正的神明，而那个天命所归的人间帝王，是我。

我呆了很久，都没能说出话来，我想骂他自作主张，也想质问他，你说你要把世间亏欠我的都还给我，那么你呢？夏挽，那么你呢？

可是，我再也找不到他了，自朝堂隐于白雾中，他就像是真的回到了九重天上，再无半点音讯。

女子为帝，自然引起了轩然大波，但是朝臣并无别的选择，更何况何素龙一役，与我为敌的重臣都已被肃清，那年七月，我登基为帝，国号为周，是开天辟地以来，第一个开国女帝。

同年九月，我生下了一个女儿，这个本来被当作乱伦悖德产物的孩子，被朝臣们奉为神子，以迎东宫之礼迎接她，三牲祭

神，向天地四方射箭以告天下，大周朝有了继承者。

我从未想过要做帝王，虽然我前半生，一直行帝王之实务，我一直觉得那个名号有没有并无什么所谓，可是真到了这个位置我才知道，只有成为王，我才能缔造我想要的帝国。

我将天下设为十四洲，禁称北人南人，只按地域称幽州人、燕州人，此后再无南北，只有大周子民。

我设立官学，有教无类，此后无论出身，都可入学读书，参加考试。

.....

这期间当然遇到了无数的阻碍，但是和北乾那些日子比较起来，并不值得一提，我想要的那个海晏河清，人物繁富的帝国，艰难而缓慢的，从混沌中现出巨大的身躯。

一切都很好，只除了，没有他。

我时常会恍惚，关于夏挽的一切，会不会只是我因为太过绝望而产生的幻觉，这时候，招招就会大声的哭起来，招招是我的女儿，大周的公主。礼部给她取了许多名字，我都没有用，我还在等，等她的父亲回来给她取名。

我叫她招招。

她不是那种惹人喜爱的孩子，皮肤黝黑，五官平淡，和好看搭不上边，却身体康健，一顿能吃上许多，哭起来总是中气十足。

「你爹生的那样貌美，我也不差，为什么你生成这个样子？」我抱着她，十分嫌弃，她蹬着腿，越发不满的哭闹起来，我赶紧晃着她道：「不怕不怕不怕，我的女儿不需要美貌，等爹爹回来了，还可以教你调香、煮茶、弹琴……你比谁都要厉害。」

哄啊哄啊，她终于不哭了，一滴水滴落在她小小的脸颊，她好奇的伸手去抓，抓不到，便又哭了起来。

我才发现，是我的泪水掉了下来了。

我们新婚的那一日，夏挽曾对我说，他对自己下过诅咒，离开我百日便会万毒钻心而死，如今，他已离开一整年，我仍然在找他。从恼恨，到绝望，最终变成了偏执。

其实想想，虽是夫妻，我们竟从未彼此相信过。

他说他征伐天下是为了我，我一直觉得那只是孩子气，包括他的爱，我也疑心不过是偏执和占有欲，可他用近乎惨烈的方式证明了，他从未妄言。

而他大概觉得，我说爱他的那些话，是为了安抚他，因此他离开了我，留给我长长久久的安宁，是啊，我说爱他，的确有一分假意，我希望安抚他，让他听我的话。可是剩下九分，都是真心，他为什么，会不知道。

「你爹很笨，不过别担心，他不会不要我们的。」我轻声说，她仍在中气十足的哭闹，也不知道为什么那样小的身体，哪来那么多眼泪。

时至中秋，已些许繁荣气象，我决定趁着中秋庆贺清一清天下的颓唐，由官府出资举办了灯会，长街上花灯缭乱，官伎打扮成妖怪和神仙的样子巡游，一连九天不设宵禁，通宵达旦，歌舞升平，美酒与瓜果的香气，能随风一直传到宫中。

我站在宫中的露台上，向下瞧着熙熙攘攘的人群，看不清，但我知道，有小姑娘骑在父亲的肩头，天真的朝花灯拍着巴掌，也有少年儿女隔着人声鼎沸，悄悄看互相那么一眼，一对老夫妇在街边殷切的吆喝着蜜饯、炸鱼头、沉香熟水……

一轮明月，高高悬在这烟火人间上，那么美。

这时候，有宫人来通报：「陛下，宫宴要开始了。」

宫中也举办了宴席，为第一榜的登科的学子登科，叫做赏秋宴。

原来取仕都从贵族子弟中遴选，大多都是年轻人，而这一榜进士年龄偏大，也不乏贫寒之士族。头榜第一是个年逾不惑的大汉，瞧着忠厚憨直，大概是没经历过这样的场景，一直在擦汗。

「这位沈穆沈公子，对吗？」我侧头问。

「是俺……」

他慌乱的跪下，周围哄堂大笑，我一笑，道：「沈公子不必拘谨，本朝以武建国，正乏文官辅佐，诸位都是饱学之士，日后，都是朕的肱骨之臣天下。」

「谢陛下恩典。」

众学子一同行礼，而沈穆也笑起来，偷偷擦去额角的汗水。其实我倒有些奇怪，虽说有教无类，但是能在乱世中尚苦读不辍的，应还是有些家底的书生才对，但是这一榜却有不少的落魄子弟，比如这沈穆，三代都是贫民，北侵的时候，落魄到给人唱丧歌为生，居然还能一举夺魁，实在是个奇人。

「沈公子的策论，平实稳重，言之有物，朕很喜欢，其中有一句『有山君守度朔之门』，这是什么典故？」

他颤巍巍道：「回圣上，此典出自《子舆策》，讲的是仙山门前，有虎镇守，虎能辨阴阳吉凶」

「嗯，没错。」我又道：「看来你家学渊源，连这样生僻的典故都知道。」

他咧嘴一笑，又很快醒悟过来，惶恐的叩首道：「臣家中贫寒，有十年无书可读了，是蒙圣上皇恩，进入官学后才有书可读。」

旁边的官吏解释道：「官学学子都常去典籍司。」

北乾丝毫不注重文化，南胥旧日的典籍孤本被随意抛掷损毁，我登基后，便建立典籍司，派人搜集散落在民间的经史子集，且对官学的学子开放借阅。

「很好，我都不知道典籍司有这样冷僻的书籍，不过一年功夫，已经修建的这样完备了吗？」

「是的」说起书，沈穆像是个馋嘴的孩子说起美食，兴奋起来：「典籍司的书籍浩如烟海，但是已经分门别类的整理归档，那位典籍官……」

旁边第二名突然用手肘怼了他一下，沈穆并未察觉，继续说：「那位典籍官，还时常指导我们读书，他挑出来，都是经世致用典籍。」

「这么短的时间内久把书籍整理好，真是个人才，得赏。」我随口说道，旁边的官员应道：「是」

「好了，今宵上下同乐，请诸位尽情欢饮就是了。」

我笑吟吟的于他们同饮了一杯酒，便站起身来：「公主年幼，离不得母亲，诸位欢饮，朕，先行一步了。」

所有人都行礼拜别，我缓步向殿外走去，走出宫门后越走越快，最后奔跑了起来，歌舞声、行礼声、宫人的呼喊声被我远远的甩在身后。

「不许跟过来！」

我推开典籍司的门，对身后的人厉喝道。

门内，整整齐齐的放着各式的书籍，一轮月光从窗口映照进来，一个男子长身玉立，在读一本书：「遥遥牵牛星，皎皎河汉女……」

听到声音，他回过头，是人间绝色的一张面孔，朝我微微一笑，道：「陛下」

我慢慢走过去，然后一个耳光扇过去。被他抓住了手，他用双琥珀色的眼睛，轻笑着瞧我，道：「陛下，臣因何获罪？」

「你王八蛋，你凭什么把这么大个摊子丢给我，你凭什么说走就走，我还以为……我还以为……」我咬牙切齿，直至声音哽咽：「我还以为你死了！」

他一把抱起我，捧起我的脸亲吻起来，那种暴虐又温柔的力道，几乎让我没了呼吸，我拼命挣扎着，然后渐渐渐渐没有了力气，最后我的手指滑落在他腰间，然后抱紧了他。

「我说过，你想要的，我都会帮你实现，如果你想要的是没有我的世界，我也应当给你。」他用力的抱着我，有些轻喘：「但你在找我，你也不想离开我的对不对？羲河，我可以陪在你身边了对不对？」

我趴在他肩头，点点头，啜泣起来，然后便是号啕大哭，把这一年的压抑和痛苦，这一生的错过和委屈，都哭个干净。他始终抱着我，直到我哭够了，才帮我拭去眼泪。

「你一直在我身边看笑话。」我虚弱的没了力气，喃喃道：「你居然让我独自一人生产，你知道我有多害怕吗？我永远都不会原谅你。」

「我在屋顶陪着你，我当时还不确定，你希望我回来，所以我就想，就这么默默的陪着你，我也可以像现在这样，做个宫中小吏，为你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。」

「你休想！」我恼怒道：「都是你让我喝什么劳什子汤，把我们皎皎生的又黑又丑，结果你现在甩手不管她了？」

他推开我，真的很惊讶：「你在说什么？皎皎哪里丑！皎皎明明是天下最可爱的孩子。」

我也很吃惊：「你真的看过她吗？哪里都丑！」

「哪有母亲这么说孩子的？」

「哪有父亲不辞而别的！」

我们都真的生气了，吵了一阵，最终，实在没了力气，我靠在他肩膀上，看着窗口的月亮。觉得前所未有的心安。

「我爱你。」

没有你的世界，太寂寞了。

他眼睛隐有泪光，别过头，嗯了一声。

「做什么小吏，你想办法做回我的丈夫。」

「好。」

「我们要白头偕老。」

「好」

「我还要同你再生一个孩子。」

「这个就……」

碎了的瓷器，不会完整如初。

可是碎了的月亮，终究会重回圆满。

因为月亮就是月亮。

它曾照耀一个小公主莽撞地穿越黑暗。

也会照耀着每一个疲倦的旅人。

找到故乡。

浏览器扩展 Circle 阅读模式排版，版权归 www.zhihu.com 所有

